



盛世酒娘

(原名《酒醉良人》)

Shengshi
jiuniang

下
绮白
著

情到浓时，蚀骨，酒到深处，回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世情炎凉，情如珍藏。

何似浅碧深红色
韩寒

盛世酒娘

(原名《酒醉良天》) Shengshi Junrong

绮白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册

楔子 1

第一卷 菱花深处 3

- 第一章 闲门秋草远客来 5
- 第二章 旅雁乍至忽如归 10
- 第三章 轻针钿带舞双姝 16
- 第四章 自古嫦娥爱少年 22
- 第五章 药师夜奔投红拂 30
- 第六章 落英照水不解语 37
- 第七章 侠客夜驰救娉婷 41
- 第八章 映心托店别风尘 47
- 第九章 一捧真心付饕餮 51
- 第十章 寻源访金暗陈仓 55
- 第十一章 错中错错会兰心 58
- 第十二章 李代桃僵意相契 61
- 第十三章 期艾赠脂语还休 65

- 第十四章 星沉踏月逐影行 69
- 第十五章 鸠占鹊巢悲含恨 72
- 第十六章 笑问能饮一杯无 78
- 第十七章 日没野田鬼火青 82
- 第十八章 风动幡动是心动 88
- 第十九章 尘埃忽静心悄然 93
- 第二十章 清风桥头百戏呈 99
- 第二十一章 泪坠醇香醺欲醉 103
- 第二十二章 帐望芳樽别故人 107
- 第二十三章 湛月清霜夜访君 111





第二卷 金粉河边 117

第一章	踏曲调同词不同	119
第二章	蟹来语燕定新巢	123
第三章	无心插柳道拾遗	132
第四章	窥牖女逢梁上君	136
第五章	懵懂受教醍醐醒	142
第六章	轻黛红芍终一人	148
第七章	耳提面命约三事	152
第八章	昨昔杭京原汴京	157
第九章	难将鲁战巧破拙	165
第十章	牵丝为傀剑生花	175
第十一章	挥拳斗袖扫斯文	181
第十二章	稚语童言今尤忆	187
第十三章	殊心共意吹花烛	192
第十四章	王孙意气待开霁	196
第十五章	绘世清平独折桂	205
第十六章	梅边吹笛唤玉人	213
第十七章	只推学弈为学艺	219
第十八章	无心来见羞相见	225
第十九章	唯清明者识其香	237
第二十章	悄取私藏施诡道	247
第二十一章	满目纨绔浮浪子	259
第二十二章	醉入黄粱求一梦	268
第二十三章	有意守株做无心	277
第二十四章	窗外桃花窗内血	285
第二十五章	冷语寒声饰温情	291
第二十六章	舌灿莲花覆云雨	297
第二十七章	缘薄偏逢隙路窄	303
第二十八章	明珠双泪恍垂腮	311



下 册

第三卷 京华风月 315

- 第一章 春程满镫落欢声 317
- 第二章 游僧蓄发迹绿林 326
- 第三章 耳目难暇映盛景 333
- 第四章 窈窕连骑击鞠壤 348
- 第五章 恨哉君生我未生 360
- 第六章 醉言凡品充呈瑞 370
- 第七章 斗艳争风乐茶余 381
- 第八章 如云追月浪逐流 385
- 第九章 心纠擷语夜寻芳 392
- 第十章 慧体天心沐圣恩 398
- 第十一章 日出有阁名寻珍 408
- 第十二章 丧习禁酤举国素 421
- 第十三章 竹莲月圆引魂归 428
- 第十四章 心毒借刀杀人计 435
- 第十五章 罔视邦仪失稚女 439
- 第十六章 童语相思如风火 453
- 第十七章 惊闻筵罢辞故人 474
- 第十八章 终当仇了却成空 482
- 第十九章 国之娇客莫名殇 496





第四卷 西域证沙 501

第一章	遥渺荒沙沐佛光	503
第二章	昔人偏隅迎客娇	510
第三章	佛缘情意幻流光	522
第四章	较国戏之于儿戏	529
第五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535
第六章	战鼓凭天奏裂帛	555
第七章	风烟谁忍望征尘	569
第八章	独向低鬟抱绮从	576
第九章	路转峰回幻成真	587
第十章	于此一至情何已	594
第十一章	仗节对坐论朔方	597
第十二章	大道舍身证菩提	605
番外	和亲	612

第三卷

京华风月





第一章

春程满镫落欢声

春日晴好，平坦宽敞的官道上，有一支队伍徐徐行进着。这支队伍约有四五十人，成员大都穿着玄色短衣，裹着玄色头巾，脚底踏着抓地虎的快靴。一眼看去，他们好像是大户人家的家丁，可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寻常宅院的家丁。他们个头相仿，四人一组，各扶着一辆大车，虽然位置有前有后、有左有右，但是步伐却出奇的一致，不仅迈步的速度一样，连步长也相差无几。四人一组的小队里，只见四只左脚一齐抬起，四只右脚一齐落下，如此反复不断，没有人因为赶不上这样的节拍而多踏一步，也没有人为照顾他人的速度而少迈一脚。

十辆大车上都堆满了大箱小盒，大箱小盒上面盖着防雨的油毛毡，成了一座座高耸的小山。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辆平板车有平常车的两倍大小，上面盖了油毛毡的行李也好像是五六个大立柜绑在一起，因此，车旁就跟了八个玄衣大汉。

这辆大车的前面，并行着两匹高头大马，一白一黄。白马上坐着一名年轻道人，腰里别着一支青翠欲滴的玉笛。他目光灼灼地望着前方，还时不时地手搭凉棚向前眺望，估算着离预定的赶路计划还差多少距离。

黄马上坐着一名青袍少年公子，这位就惨了点。他趴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浑身咣吧咣吧直响，好像是骨头已被颠散了。他趴着趴着，又从马背上支起一半身子，飞快地向后望了一眼。就在他向后望的那一瞬间，差点因为骑乘不稳要坠下马去，可偏在这个时候他又抱住了马脖子。这场面在旁人看来都要替他捏一把冷汗，可他稳了稳神儿后，好像并没有长记性，没过多久，又不顾安危再次回身相望。

一旁的年轻道人见了，笑道：“仲言，我看那个丫头不会有事的，可你这样骑马，没到京都安城，马就会被你勒死了。”他说着，在马上轻松地侧转了身体，向后看了一眼。

在队伍中段的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一个梳螺髻、穿胡服的女孩儿。她盘腿坐在高高的箱子

顶上，自得其乐地欣赏着沿路的风光，手里还托着一个小手绢包，包里卷着各种精致的小点心。

锦书见守云在马上回身冲她笑，便也一笑，从手绢包里拈出一颗蜜枣，指尖一弹，蜜枣就直奔守云眉心而来。

守云不闪不避，悠闲地抬手接住蜜枣，放进嘴里咀嚼着。

关蒙见了，又在马背上支起身子向后看去，不满道：“苍兄，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这颗蜜枣明明是锦儿让你转交给我的，你居然私吞了。锦儿就算会给你吃蜜枣，也必定是第二颗才轮到你。”

守云咬着枣核笑道：“可她什么都没说，蜜枣上也没写字，你有何证据说这蜜枣就是给你的？”

“我与锦儿相识是在你来之前，当然我先你后！”关蒙还是理直气壮的。

“这也得论先后吗？”守云做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来，又道，“仲言，我看你还是回马车里休息一下较为妥当，车里也有蜜枣，你想要吃多少就有多少，不是好过你趴在这里受罪吗？你如此死死地掐着马脖子，马儿难受，我看着也喘不上气啊！”

队伍的末尾，确实还跟着一辆宽敞华丽的马车，不过好像没有人喜欢坐它。车夫懒懒地赶着车，车身发出空洞的颠簸声。

关蒙闻言，把马脖子抱得更紧了些，“大丈夫怎么能被一个小丫头比下去？她不坐车，我怎么能坐车？”

“我不是正坐在车上吗？”微风捎着闲闲的话音从后面赶了上来。

“‘御’乃君子六艺之一，不会骑马的不能算真君子……”关蒙用着最后的余力向后喊话回答。

“牵强，要说‘御’，你也该去队尾代替车夫赶车！”守云摇摇头，“这样骑马，实在有损你的儒生形象。”

关蒙一听，立即放开马脖子奋力坐直了身子，可几乎就在同时，他身子向后一仰，要不是守云拉了他一把，他就得从马尾处翻个跟头滚下去了。

“关蒙，你就去后面赶车吧，让出黄马来，给我骑一会儿……”后面锦书脆生生的声音又赶了上来。

紧跟在后的几个家丁笑出了声，也不怕东家责骂，他们倒是放松得很。也不怪他们会笑，从皖郡出发以来，走了近一个半月的路程了，类似的场景已上演过好多回。云公子的丫鬟、那位锦儿姑娘，只用一个时辰就学会骑马了，可这位关公子却打死也学不会。文弱的他似乎天生就是被车拉、让人抬的命，可他就是不承认，还死活非要趴在马背上逗人笑。

却说那日，守云、关蒙和锦书三个人雇了一辆破车从华城出来，向西北行了一日就到了长江边，早有人准备好了渡船等在岸边。于是三个人打发了大车馆的车夫回去，坐船过了江，江对岸就已有这么一支队伍在等候他们了。

那些家丁都称守云为“云公子”。守云解释说：“赶来华城之前，恰逢家父派我去京都安城

探亲，队伍全都准备停当了，本应立即动身，谁知却接到了关蒙那家伙的飞鸽传书。关蒙在信上说如果我不去，立即割袍断义，逼得我放下信就飞来了，可也只能速去速归，出发的时辰是不能延误的。”

锦书好奇道：“道士也有父亲吗？出家人不是要了断尘缘吗？”

守云失笑，“谁没有父亲呢？我只是个半吊子的道士，穿着道袍装模作样罢了，还舍不得割断红尘哪！”

那些家丁见了关蒙也现出非常熟悉的样子来，一口一个“关公子”。他们这时才知道云公子临时出走竟然是为了到华城去买一个丫鬟，如今这个丫鬟也被带来了，他们就把锦书看猴似的围观了一回，还大发了一通感慨，大体是“我也能养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就好了”或者“将来要娶个媳妇有她一半好看就心满意足了”……

此后，大家对云公子的临时出走就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心领神会的默契——公子也大了啊，是男人了啊，知道女孩儿的好处了。这么着急地去买人，一定被人漫天要价了吧？这个丫鬟看样子得几十两银子吧？那也买得值啊，可以先做几年丫鬟，再收为妾室嘛！

不知道他们得知这个丫鬟的售价是一盏价值连城的青莲灯后，还会不会觉得买得值。

队伍从皖郡出发，向距此有两千多里的京都安城进发。虽然队伍里有马，可护送的家丁都是步行，要快也快不起来，每日只能行进二三十里路。走了一个半月，才走到进入京都安城之前的秦郡地界。

却说这一路之上，队伍只能在大镇的客栈里落脚休息，一般的小旅店还装不下这四五十人、十多辆大车的车队呢。但凡要住宿，就会包下那家客栈的整个院子，把所有的马车停在院子当中。院中房间不少，可这些人一般只用六个房间。楼上两间，守云与关蒙共住一间，锦书独自一间，还有四五十个家丁要分别住进楼下的四间相连的通铺房里。虽说是住得紧凑些，但是万一遇上点意料之外的事情，大家也好一齐反应，动作还快些。院子里剩下的房间就任由它空着，守云也不心疼，出手着实阔绰。

眼下，车队已经进了一个镇子，守云在马上同关蒙商量，“天色虽尚早，可这里却是附近唯一一个有大客栈的地方了，我看我们大可不必贪图赶路而错过歇息，真要是夜宿在荒山原野之上可就大为不妙了。”

说是商量，实则就是解释。车队是人家的，家丁是人家的，送礼探亲的任务也是人家的，关蒙自然不好说什么，更何况守云说的确实在理呢！

车队当下就找了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包下了一个小院落安顿下来。一伙人，净面、喝茶、吃饭，却还不敢松懈，眼巴巴地看着天黑下来了，便早早地歇下了。

这个小镇子虽在京都附近，可民风淳朴得很，百姓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因此天刚黑，买卖铺户就各上门板，男女老幼都回家休息了。街上鲜有人走动，四下里静得出奇，一声梆子响能响彻整个镇子。锦书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有些想念华城那个小北楼上软软的床榻了，更想念金陵镇上那张不怎么松软的用零碎木条拼起来的床。

她忽然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从院中传来，好似冬夜里冷风的低吟，可现在是暮春了，不该





有这样的风啊？还有铁器相撞击的声音，好像是一群囚犯拖着铁镣在监房里有气无力地挣扎。监房她是进过的，这声音越听越像是囚徒的呜咽。

锦书从床上坐了起来，穿好衣服，悄悄地推开房门。她看见星月之下，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院中那辆最大的马车前，她认出了那个人是守云。她轻手轻脚地下了楼，站在房檐下的阴影里看着他。

月光下，人的面目都是模糊的，都是似是而非的，她觉得守云的那小半张侧脸很像一个人。当他的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下巴就好像是用羊脂美玉一点点雕刻、打磨、抛光出来的，逆着银白色的月光看去，他的脸好像是半透明的，吸收了月华，在轮廓的边缘变幻出一圈柔和的光晕。

江清韵？难道是因为在月下看见了守云的关系吗？还是因为忽然看见了一个总在脸上武装了笑意的人忽然现出了淡淡的神色，就想起了江清韵？或者，他们真的是相像的，只是她直到这个时候才看出来？

守云轻咳了一声，他显然知道锦书在屋檐下，随即转过脸来，向着她所在的方向轻轻问了一句：“你也听见动静了？”

锦书便从房檐下走了出来，走到守云身边，与他一起看着眼前这个盖了油毛毡的大行李。锦书这才发现，自己听见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正是从大行李中发出来的。

“这是什么？”锦书抬头征询着守云的意思。

“嘘……”守云把手指竖在唇边，他的脸上又有了笑。这一瞬间的表情变换，就好像锦书刚才看见的是一个喜欢穿黑衣服的人，忽然有一天穿了红衣服上街，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陌生奇怪，继而有了隔阂，直到他穿回黑衣服，所有人才一齐松了口气，一切又重回正轨了。守云笑着对锦书道：“给你看件有趣的东西，你得保证你不会吓得叫出声来。”

“被你这么一说，就算本来会叫出来的，也一定会忍住不叫的。”锦书撇撇嘴。

“这可是你说的。”守云说着便伸手将行李上的油毛毡掀起了一个角，里面黑洞洞的，还是什么都看不清，可是一股淡淡的腥膻味儿已经钻了出来。

锦书心中的好奇心又重了一层，她已经猜到里面不是箱子而是一个铁笼子，笼子里一定装着一头或者两头活物，可这么大的笼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活物呢？这一路上马车颠簸磕碰的，怎么也没听见里面的东西叫一声呢？

守云看锦书脸上已显出迫不及待的神色，一笑，一抖手腕将毡角抛上笼子顶，揭晓了答案。

铁笼子的每一根栅栏都比锦书的手腕还要粗。卧在月光下的，赫然是一头白底黑纹的吊睛猛虎。

“老虎！”锦书惊叫一声，随即掩住了自己的嘴，看向守云。

守云点点头，“白老虎。”

锦书不禁又奇道：“你们家是做什么的，你们家的亲戚又是做什么的？好好的探个亲，居然拿白老虎当见面礼。”她本来是盯着守云的脸的，可听见笼中一响，忙紧张兮兮地关注着老

虎的动向。却见老虎只是换了一下卧姿，将下巴搁在一条腿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人。

“咳，你猜……”守云看来还想检验一下自己把那盏青莲灯赔进去是否冤枉。

“‘苍’乃国姓……”守云姓“苍”是关蒙透露的，“苍”乃国姓，是江清酌说的。这上半句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但下面要说的却不是谁告诉她的，而是她自己苦苦琢磨了一个半月才想出来的。

“再看云公子的青莲灯，制灯所用的青罗和明珠等材料都不是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灯上的金丝和彩线刺绣工艺精美，好像也只有宫廷的匠人才能做出来。此行一路之上，云公子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车队的随从们，虽是家丁打扮，可明显训练有素，才不是平常人呢！”

“哦？那你说我是什么人？”守云听得津津有味，锦书说一句，他就点一下头，看样子是深以为然了。

“队伍是从皖郡出发的，也就是说云公子的家在皖郡。你们家跟当今的皇帝一定有亲戚关系，家里有人被封了王，封地就在皖郡，我说的对不对？”锦书看着守云的眼睛，一字一句道。

“我们家里哪个人被封了王啊？”守云还想考她，同时也默认了她的前番猜测。

“这次探亲是你父亲安排你去的，你领命就像领圣旨一样，当然就是你父亲被封了王啊！平常探亲，哪有这么刻不容缓的，赶路的行程都定得死死的，跟行军差不多，走多了怕马累了，走慢了又怕迟到！”锦书刚学会骑马，却不能策马奔驰，心痒难耐，因此对步兵规格的行进速度颇有微词。

守云轻轻鼓了两下掌，苦笑叹道：“虽不是贵了，可还是亏了。一个丫鬟要这么聪明做什么？主人家的秘密都被你猜测了去，无论对主人还是对丫鬟，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那口气，好像还是嫌贵啊！也许花几两银子买一个中等姿色、会洗衣做饭也会端茶送水的丫头，才是最实惠的吧？

锦书不屑道：“世子要灭口不成？关蒙与你是故交，应该早就知道了，这会儿你可以先去把他给解决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逃跑。又或者你只是嫌买亏了，那好办，让关蒙给你写下欠条，姑娘我跟关蒙走，不伺候你了！”

笼中的老虎适时地发出一声哼，好像是在给锦书壮声威。

守云苦笑了一声，“这一路上，你什么时候伺候过人？”他躬下身来，用手指戳着锦书的脑门儿，轻声道：“就算是老天偏爱，给了你聪明的脑瓜儿，你也得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才用啊！”

“难道现在说了就是我不合时宜吗？你若不问，我也会一直装着不知道、装糊涂装到你自己暴露身份的。谁让你忍不住现在就问了呢？说起来，还是你不合时宜啊！”锦书辩驳道。

“这些都是江家的那个公子教给你的？”守云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眉头微蹙起来。

“你可别打收徒弟的主意，贪多嚼不烂，师父多了做徒弟的也会无所适从的……”锦书猜测着守云是想收自己做徒弟，然后把自己脑子里那套“不合时宜”的理论全部清洗掉。

“唉……道不同，不相为谋。”守云被前堵后劝，抢白得无话可说了，只能长叹一声。



锦书懒得理会他，转身去看老虎。

“你在江清酌的面前也是如此肆无忌惮的？”她听见守云在后面哀哀怨怨地问。自然不是，她在江清酌的面前总是没来由地绷紧了神经，说话时嘴皮子都是僵的。他在她的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慑力——或许不止她一个人如此，万坛金所有的管事和工人大概都像老鼠怕猫似的怕他呢。

可守云就不同了，他是那么地让人放松，使人如同沐浴在春风里。春风因为轻柔、因为温暖，所以拂面而来时人们不会低下头缩紧了脖子。守云的存在好像就是来融化江清酌在别人心头留下的霜冻的。锦书甚至怀疑就算自己忽然扇守云一记耳光，他也不会生气，还要笑呵呵地问她“手痛不痛”。

“为什么这一路走来，我都听不见老虎在笼子里撞击和叫喊？”锦书转眼就把守云的问题丢到脑后了。

守云也不紧追着不放，耐心地对她解释，“哦哦……为免惊扰路人，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每次出发之前，老虎都被灌下了特制的汤药。每天夜里，负责饲喂老虎的人也会给老虎喝下这种汤药，于是它一路上都是昏昏沉沉的，比猫还乖。今天夜里，恐怕是照顾老虎的人忘记把毡子掀开一角了，它在里面睡得气闷了，才发出这样的动静。”

“那我可以摸一摸老虎的头吗？看起来很柔软啊！”锦书又想出了新花样。

守云笑道：“只要你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头白虎平日就很温驯，即使不灌汤药，它也不会咬你的。”说着，他已先将手伸进了笼子，在白虎的额头上挠了两下。

老虎本来是眯着眼睛的，被守云这么一挠，索性就闭上了眼睛，看似很享受淮南王世子如此为它服务。

“果真是比猫还乖呢！”锦书也笑。她也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笼子里，在老虎松软的上唇戳了两下，又拈起了虎须。老虎也只是略微睁开眼睛看了看，见动它的是守云陪着来的，就又闭起了眼睛。

“老虎哪有不咬人的，若不是灌了汤药，我这样揪它的胡子，它早就咬我的手啦！”锦书又对守云刚才的话不以为然了。

“此言差矣。锦儿，这只白老虎可不是普通的老虎。”背后冷不防传来关蒙的声音，一惊一乍的，害得锦书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手一抖，险些把老虎的胡子拔下来。那老虎被锦书牵着胡子扯起了上唇，猛地睁开了眼睛。

锦书心一颤，赶紧松手把手缩回来，还以为老虎要发威呢。可老虎居然趴在笼子里，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守云，像是在诉说委屈，说有人刚刚欺负了它。这眼神与它的大块头相映成趣，引人喷饭。

“仲言，你也被惊动了啊？”守云笑得有些深意，“刚才动静更大些，你却依旧伏案看书，一听有人在外面说话，你就……咳咳……”你就不放心这个小丫头和我在院子里说悄悄话了。这后半句被他笑着遮掩了过去。

“它……它是不是老虎啊，不是你们养的大猫吧？”锦书开始围着笼子打转，拎拎老虎的眼



皮，抠抠它的牙齿、脚爪。

老虎一边用求救的眼神看着守云，一边一动不动地忍受着锦书这小丫头在它身上毛手毛脚地翻动。如若真是一头平常的老虎，哪能容忍得了这个？早就一口叼住她的手了。

“锦儿，这是白虎。”关蒙看着她拈虎须，脸上现出担忧之色，想要上来阻止。守云却悄悄冲他摇了摇头，示意不必，她爱玩就让她自己玩吧。

“我自然知道这是白老虎啊！”锦书可没听懂关蒙话里的意思，满不在乎地用手乱搅着白虎额前的花斑。

“不可造次……这是苍世叔进献给当今天子的祥瑞，是祥瑞！玩坏了你赔不起。”关蒙神情严肃地说道。他可是认真的，淮南王送给他皇帝兄长的礼物，自然要多神圣有多神圣了，怎能被一个小丫头随便玩弄呢？

锦书总算听进去了一些，停手问：“不是白虎吗？怎么又成祥瑞了？”

关蒙有了显露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摇头晃脑道：“白虎就是祥瑞。天现彤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都是祥瑞。祥瑞又称符瑞，它是上天对天子的政绩最直接、最神圣的赞美。祥瑞又按等级分为嘉瑞、大瑞、上瑞、中瑞、下瑞。这白虎属嘉瑞五灵之一，乃是珍稀无比的奇兽啊。黑文，尾长于躯，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则见，应德而至者也。驺虞，仁兽也，其文而白，其质犹首虎躯，尾过于身。一日千里，熟知其神，振振仁厚，不践生草，彼物之生亦不以饱，维天生之亦白天成，圣明之世为祥为祲。维今天子道德纯至，肫肫皇仁，远迹一视，昭事上帝日敬日诚。孚于下民皆乐其生。皇天维亲兆民胥悦神祇效灵！”

说着说着，关蒙的话就让人听不懂了。锦书却已经明白，这只关在笼子里的大猫，是淮南王向当天子拍的一个舒服至极、尊贵至极的马屁，不着一词地夸奖了天子的仁德获得了上天的认可。

关蒙注视着笼中懒洋洋的老虎，激动不已，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转文了。

寒亦不忧雪，饥亦不食人。人肉岂不甘，所恶伤明神。

太室为我宅，孟门为我邻。百兽为我膳，五龙为我宾。

蒙马一向威，浮江一以仁。彩笔耀朝日，爪牙雄武臣。

高云逐气浮，厚地随声震。君能贾余勇，日夕长相亲。

“你说它不食生物，那它吃什么？吃烧鸡啊？”锦书听出了关蒙话里的破绽，就连白虎也轻轻哼了一声，像是要发表一下自己的什么意见。

“白虎黑纹而仁食自死之兽。这一头更特别，它不吃肉，生的熟的都不吃，只吃干草，是至仁的典范。”守云适时地抢答，化解了关蒙理论上的破绽百出。

“干草？啊，是有一辆车上堆了大捆的干草，难道都是拿来喂它的？”锦书一扭脸就找到了

那辆“粮草”车，跑过去抽了一小把干草，攥着草的一头，把另一头伸进笼子里去撩拨白虎的鼻孔。

白虎耸动鼻子嗅了嗅，居然真的吭哧吭哧地吃了起来。锦书啧啧称奇，居然又突发奇想，央求守云打开笼子，让她骑着白虎在院子里转一圈。

站在锦书身后的关蒙突然道：“那是什么？”又是一惊一乍的，吓得锦书握着干草的手又是一颤，草尖戳了白虎的鼻子，白虎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锦书只觉得一股干草味的劲风拂面而来，简直要把她掀开去。她回头欲同关蒙理论，却见关蒙指着一处屋顶说道：“方才似有一个黑影从屋顶上爬过去了。”

锦书和守云顺着关蒙手指的方向定睛细看，哪有什么人影？

守云伸了个懒腰，拍拍关蒙的肩，同情道：“怕是你看书看多了，眼花了吧？还是早点去歇息吧，明日一早还要赶路呢。”

“我分明看见的……难道真的是眼花了？”关蒙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守云待锦书喂完了白虎，又将笼顶的毡子盖起来，只留了一个角让老虎透气。锦书一步三回头地看着笼子，想着明日到了京都，这头可亲可近的白虎就要被送给天子完成拍马屁的任务，不禁惋惜。

“在枫陵镇时，我就想养只猫的……”她嘟囔道。

“那到了京都我们就养一只。不就是一只猫吗，让苍兄厚着脸皮向宫里的后妃求个名种波斯猫也不是难事啊！”关蒙哄着她，

“也要这么大的，不吃肉的。”她的条件渐渐离谱了。

“小一点不行吗？我伯爹娘不同意……”关蒙的口气简直是惧内的小丈夫。

“咳咳……波斯猫得找胡人养猫师来饲养，恐怕死守廉洁的关家还真付不起那养猫师的月酬呢！不如来淮南王府养。”守云笑着搅和着。

三个人笑着闹着上了楼，各回各房歇下了。

关了房门，守云才淡淡地嘲笑道：“我还当是父王的对头来找麻烦呢，其实不过是个手脚毛糙的小贼。”

“你也看见那个黑影了？他如何手脚毛糙了？”关蒙见守云早有察觉，便放心地去整理案头的书籍了。

守云指了指屋顶，笑道：“他在撤退的时候，踩碎了三片瓦，我听见了。”

“只怕是个探路找肥羊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还是小心为妙。”关蒙还不放心地望了望隔壁锦书的房间。

“我们看起来像是肥羊吗？”守云笑问，又点头自语，“像，看起来还真是像。”说罢，他吹熄了灯，在凳子上盘腿打起了坐，还真有几分修行的架势。

关蒙和衣倒在榻上，鼻息渐渐均匀深重了起来。而守云那头却沒有一丝声响，不知道的，还以为关蒙是个贼，竟把道观里的泥胎神像盗出来摆在凳子上了呢。

次日起来，车队中所有人都收拾停当，关蒙在队伍出发前便早早地把锦书塞进马车里，自

己也坐进去挡着车门，免得她半路又跳出来拐了黄骠马来骑。

锦书先是百无聊赖地翻了一通关蒙的书，翻得哈欠连天的，继而又把头探出车窗眺望前方，只见一列长长的车队在官道上缓缓前行。她所坐的马车在队伍最末，守云却在队首，白马鲜衣的身影在她眼里缩成了一个花白的小点。

